

優等獎

## 用眼睛捕捉聲音的人

楚楚

中午十二點，揹起藍色瑜珈墊走出辦公室。

走廊上有兩個女學生正在高聲朗誦英文，兩人背對背分開六七步的距離，專注傾聽對方對話，隨著聲音的節奏揮動手勢，眼神舉止充滿自信。

三樓韻律教室。四周貼著大片鏡子，拼板的木質地板，挑高的天花板，八臺循環風扇正在轉動，靠近天花板上方玻璃窗可望見對面四樓教室，兩個學生倚著欄杆，不知道說了什麼，臉上掛著笑意，聲音在飛翔。

我也有過關於聲音的回憶。

最早記憶的家是一棟長方形的房屋，用木板隔出三隔間，從前門進來的右邊是直直的走道，直通到後門。第一間放了幾張竹藤椅和桌子，還有老式腳踏車。第二間是日式榻榻米，我和爸爸媽媽姐姐弟弟睡在一起，第三間是廚房，旁邊放個澡桶。

後門外面堆放著一些木柴，旁邊植滿竹林，蚊蟲特別多。竹林再過去是宮廟廣場，每到下午三四點，媽媽就會到後門外爐灶旁燒柴，四五歲的我就在竹林裡撿石頭玩。等水燒開，媽媽幫我洗完澡後，就會從褲袋掏出虎標萬金油擦在我布滿紅腫包的手腳。沉悶的室內飄著淡淡的薄荷醇清涼味，我在媽媽的懷裡慢慢垂下眼皮。

不知道睡了多久，再度醒起來，榻榻米還殘留薄荷醇味，媽媽卻不知去向。外面鬧哄哄的人聲及琴鼓聲伴隨著五顏六色光影，忽閃忽滅射進微暗的屋內。那是宮廟逢節日酬神祭儀，媽媽曾多次抱著我去看歌仔戲。我爬下床走到宮廟廣場，在許多大人的腳縫裡慌張尋找媽媽，驀然聽見最熟悉的呼喚：

「阿妹啊！」

這是我童年最早的聽覺記憶，那時聽力還沒受損。直到小學，有些聲音慢慢退出我的人生。偶爾在聞到虎標萬金油的氣味時，就會想起媽媽那一聲：「阿妹啊！」直到現在很多年，我依然清楚記得媽媽的聲音，是那樣的清晰地穿過重重人群傳到我耳膜，成為我這一生永遠難忘的回憶。

小學三年級，每當我考試考了二三十幾分，或不知道要寫什麼作業而沒交，就會挨老師竹條鞭打，沒有人發現我的聽力是什麼時候開始一點一點喪失。每回上課總是戰戰兢兢看著老師一張一合的嘴唇，深怕一個失神漏掉重要訊息被處罰。但小小的孩子能捕捉到多少到處流動的聲音呢？我經常是被罰站在臺上的人。

當臺下同學注視我的時候，有這麼一刻，我是多麼討厭自己的存在。

五年級新來的老師把我叫到面前，用手遮住嘴巴與我對話，我一臉困惑看著老師。後來老師來家訪，跟媽媽提到我可能有聽力損失的問題，媽媽第一個反應是不相信，扯開大嗓門：「這哪有可能？她明明都聽得懂我說什麼啊！」最後媽媽和老師吵起來，老師只得草草結束家訪，臨走時摸摸我的頭，一字一字慢慢對我說：「要記得寫功課喔！」小小年紀的我看著老師的眼神，讀他的唇，似乎明白了以眼睛替代耳朵的宿命。

然而，離開眼睛的視線，有關聲音的任何事我是無能為力的。

爸爸後來在派出所上班，十間宿舍圍著派出所成半圓形，我們就搬到那裡其中一間。那個年代電話還不普遍，有個同學家裡裝了電話，興高采烈打電話到派出所找我，派出所的警察叔叔打開窗戶，對著我家門口喊我

的名字，媽媽催我去接，但我很害怕電話這個東西，遲遲不肯移動腳步。警察叔叔持續在窗口喊著，四周宿舍的人都聽到了，媽媽覺得很沒面子，拖著我過去接電話。我拿起電話筒，聽不見任何聲就掛斷了。回去之後，媽媽就一直罵我丟她臉，連接個電話都不會。我被逼得崩潰大哭，對媽媽吼著：「我是聾子啊，聾子啊。你不知道嗎？我就是聽不見啊！聽不見啊！你不知道嗎？你不知道嗎？」原本一直在罵我的媽媽，瞬間安靜了，只有我還在不停抽泣。

隔天媽媽一早就起床，幫我準備早餐，裝好便當用布巾包著。我不知道她心裡是怎麼想的，我想媽媽有我不這樣的女兒也很難受吧？

國三放學回家時，看見爸爸拿著一個長方形機盒在試著操作，上面有幾個小小的轉鈕，還有一條附耳模Y線。我問爸爸那是什麼東西，爸爸便笑著把耳模塞入我兩耳，然後對著機盒問我有聽到嗎？瞬間有一股轟隆隆的聲音伴著爸爸的說話聲傳進耳朵，透過這個口袋式助聽器，不必看著爸爸的嘴唇，我清楚聽見爸爸說話的聲音。當下非常震撼，嘴巴張得大大的，心情如海浪澎湃起伏久久。

爸爸說那是買給阿公用的，阿公年紀大了重聽，過幾天要拿回老家。爸爸把它收在衣櫥裡的抽屜後便下樓。我躡手躡腳打開衣櫥，拿出助聽器將耳模塞入耳朵，豎耳傾聽各種鬧哄哄的聲音，原本有些聲音早已遺忘了，此刻在內心掀起了強烈的騷動。等到半夜大家都睡了，我偷偷爬起來，打開衣櫥抽屜拿出助聽器放入書包。

隔天上英文課的時候，老師唸著單字的聲音清晰傳入耳，小小的心興奮跳躍著，彷彿罰站挨打悲慘的命運就要從此改變。我跟著同學大聲唸著英文單字，旁邊同學只是困惑抬頭看我一眼，一連三天都沒人發現我放在胸前口袋連接耳朵的Y線。最後我忍不住跟旁邊同學提及，以一種炫耀的心態給同學看口袋式助聽器，壓根沒認為我和同學是不同世界的人，同學們嘲笑這個難看的方形黑機盒：「我們耳朵又沒聾。」我的笑臉瞬間僵

住，身體好像有什麼破裂了。

在接近爸爸要回老家的日子，我偷偷把助聽器放回衣櫥抽屜。安靜接受這一切，帶著受挫慢慢長大。

既然聽力受損，再升學也沒有用，不如直接進入工廠當女工，封閉的環境不需要太多交談，正好適合我。就這樣順著命運過了很多年，以為這就是我的一生，從來沒有想過要為自己改變什麼。

後來我才領悟到，我的逆來順受其實是一種逃避。人生有無限可能，我卻被自己的缺陷緊緊框住，不知不覺長成一個畏縮膽小，向命運低頭的人。

從屏東到臺北工作，第一次戴上助聽器，已經是四十多歲的年紀了。

學校充斥各種聲音轟隆隆入耳，學生在走廊奔跑大叫，割草機的聲音，偶爾有廣播聲插入，連外頭消防車的聲音也入侵。我讀著同事不停張啟的嘴唇，也讀著同事的八卦流言，還有更多的工作不滿與抱怨，叨叨絮絮在空氣裡飄浮著，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心事。

大家對於我這個聽損的同事，不知道該如何相處，大多的時候是冷漠以對。

學校附近有座森林公園，隨意走著會遇見草地上有隻松鼠歪著頭看著我，又一溜煙爬到樹上，當我抬頭追尋牠的蹤影，才發現好多樹木都長得好高，以一種唯我獨尊的姿態衝破天。有時一個轉彎，驚見阿勃勒黃金累累花朵隨風搖曳的舞姿。或在另一條分歧路口撞見哪吒三太子騎著火輪車衝過來。生態水池有許多鳥類棲息在樹叢裡，或閉目養神或在水池悠閒覓食。據維基百科說鳥類解析聲音的能力比人好十倍，能由臉部、身體、翅膀及腳上敏感的羽毛測得微小的震動，更能分辨聲音細微的不同。

在我住的公寓，棟與棟之間僅相隔五步之寬，周遭雜吵的聲音透過助聽器的接收變調入耳，重度聽損的我總是無法分辨那是什麼聲音。打開窗戶瞧見五樓廚房有個白髮微禿的阿伯正在洗洗切切，舞杓揮鏟，文火愈燒

愈猛，濃郁香酥味飄入我窗口。四樓有個滿頭髮卷的女人，穿著寬鬆連身衣站在震動的洗衣機旁，竹竿掛著大大小小的衣物。有時是灰濛濛的天氣，大大的雨珠垂掛在屋簷淅瀝淅瀝敲打下一層樓的屋簷。

關上了窗戶，如同結界。一如忘了關的水龍頭嘩啦啦唱了一夜的歌，卻未曾驚動我的夢。

儘管我戴上助聽器也聽不見這些聲音，為了在這陌生的城市生存，努力用眼睛捕捉聲音與世界連結。

在森林公園張望了好幾個月的健康舞，終於鼓起勇氣加入，藉著聽到一點老師帶動的口訣和動作順利融入，逐漸改變長久以來畏縮不前的個性。接著又嘗試去上寫作課和繪畫課，有些課程需要討論互動，對我來說是一件很吃力的事，有位講師認為我不適合上課，此時，我又退縮了。

當同事來邀我上瑜珈課時，我有點想嘗試又踟躕不前。瑜珈老師在律動時，我要如何讀取訊息呢？如果我不克服心魔，我的人生勢必又要停滯不前了。

還是再試試看吧。

就這樣，我揹著瑜珈墊出現在韻律教室。瑜珈老師盤腿坐在我的對面，圓臉大眼甜甜的笑容。她身後的鏡子照出我僵硬的姿勢。

寬敞的空間減弱了助聽器過濾雜音吸收人聲的效果。瑜珈老師邊動作邊講解的嘴唇像飄浮的雪花，才抓到一點就融化了。我必須看旁邊同事的動作才能做出一樣的動作。

但看似一樣的動作未必是正確的，有時瑜珈老師會過來調整我們的姿勢。

「下犬式為低下高傲的頭。當我們向大地折腰時，正是在向內在的真我臣服時，此為謙卑。」瑜珈老師如此說。

我四足跪地，邊看著瑜珈老師的示範。她拍拍肩膀再下滑手掌：「雙手平貼地，要在肩膀下方，背部挺直，

慢慢吸氣，屁股往上抬高。」拍完屁股，接著捲起上衣，讓我們看看收縮的腹部：「腹腔要內收，膝蓋離地，腳跟踩在地板上貼地，沒辦法貼地的，可以踮腳尖。頭部放鬆，保持這個動作，深呼吸五下。」瑜珈老師講解完後，起身走到我身後，拉長我整個脊椎，好讓身體形成倒V。

「我一直以為有些動作我做不來，不適合來學瑜珈。」我對瑜珈老師如此說。

瑜珈老師搖搖頭說：「每個人的身體狀況不一樣，只要每一次的停頓點都停在稍微痛的地方，就是正確的練習。比如彎腰，有的人雙手可以碰到地面，有的人只能停在小腿上，這些都沒關係。只要停頓在稍微痛的地方，每天練習一點一點往下彎，就可以了，並非大家都要做到一致的動作。」

我想起有位作家曾說：「臣服並不代表投降或放棄。臣服是接納某個行動方向，不要一直批評自己，或是耿耿於懷自己做錯事。」

原來和大家一致的動作不是我來上課的功課，而是臣服我是聽損，不因遭逢不適期，就想退出。向大地折腰，把自己交給生命每時每刻的考驗，哪怕只聽到一點，也是學到了。

我深深呼吸著，低下高傲的頭，身體微微顫抖，耳邊助聽器清楚接收到瑜珈老師有節奏的數數：「六，五，四，三，二，一，零。」

聽到零的時候，我緩緩收回低下的頭，兩足跪著，身體軀幹貼膝往前彎，頭額觸地，雙手向前伸延成嬰兒式，再次深深呼吸，眼前是一片藍，一如落葉在汪洋大海飄浮。

作者介紹

楚楚

本名劉鈺鎰。一九六四年生。來自屏東，在臺北居住近十年。目前任職師大附中行政單位。曾獲文薈獎佳作。

很高興拿到的是優等獎，而不是首獎。那意味著我還有很多地方需要學習，對寫作人而言，能持續不斷學習是一件美好的事。

評審意見

黃麗群

在文學獎的競賽場中，嶙峋者多有，豔異者多有，幽深者多有，緊俏者也多有。若是工整平易的，不免有些吃虧。〈用眼睛捕捉聲音的人〉，也工整，也平易。不過，在乍看無事的水面下，有沉著的強韌流動，支撐整個水體，讓波平如鏡，照出大塊文章。文章講一個聽力受損的女子，如何在滅頂的「無聽」中泅泳半生，遣詞造語至為樸素，亦無爆點或異軍突起之處，然而情緒收放、敘事節奏，行所當行，止所當止，進退有節，在真誠中結合出色的文字控制力與自制氣質。「散文」有時受望文生義的「散」字所累，被誤會為少節度也無妨，恣肆自溺也無妨，然而事實或許剛好相反：技術上的自制，必然來自於清明的內省與自覺，而這樣的內省與自覺才是優秀創作者（不僅是寫作）決定性的天賦。作者展現出了這樣的天賦，同時，這也是一篇渾然天成的作品。